

“马道婆”新考

詹 健

内容提要: 本文在前贤时彦关于“马道婆”考证论述的基础之上, 辅以全新的材料来进一步附议“马道婆”并不能作为否定曹雪芹为马氏遗腹子的文本旁证。应该考虑到“马道婆”之“马”的特殊性, 其并非姓氏, 曹雪芹对它的选定充分照顾到了该角色三个方面的定位, 体现了巨大的艺术匠心。

关键词: 马道婆 马 姓氏 女性 芹系谁子

马道婆者, 何许人也? 《红楼梦》的读者自然不会陌生: 在第二十五回中与赵姨娘狼狈为奸, 陷害凤姐和宝玉, 是地道的“反面角色”, 也是一个典型的小人物。她为赵姨娘效劳一马当先, 披着“宝玉寄名干娘”的马甲, 在行使“魇魔法”时丝毫没有露出马脚, 从而反映出“《石头记》里一条基本的线索就是围绕着财产权和管理权而发生的家族争斗”。^①由此也可看到这里面体现出的见钱眼开, 眼红了心就黑了, 这是关于作品本身的故事; 另有作品之外的干系,

因她在红学公案中还牵涉到一些关键性的悬而未决的课题,比如“芹系谁子”、“芹生何年”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故而特意加以考辨,庶几对廓清前贤时彦的一些认识有所裨益。

—

王利器先生留意到曹颀遗孀马氏的现实存在与《红楼梦》中王夫人艺术形象之间的从生活到艺术的升华纽带:“不仅如此,《红楼梦》特意安排了贾宝玉之母为王夫人。我们知道,东晋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谣,王之与马是大有关涉的。然则小说中的贾宝玉之母王夫人,实即影射作者自己曹霑之母马氏,此又‘草蛇灰线’之可得而言者。”^②台湾作家高阳(原名许晏骐)也因袭这种看法,并作出推断:“《红楼梦》里的王夫人,便暗示了曹雪芹的生母姓马。理由是:南京建都,始于东晋,王敦、王导兄弟大用,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谣,马氏假托于王夫人,疑本此而来。”^③王、高二位先生此论容易受到正反两方面截然对立的评价,赞成者会称其为巧妙联系典故,可备一格;反对者又会有“索隐”歧路的责难,所以如此看待始终让人心里觉得不踏实。^④

因为我们不要忽略了《红楼梦》中有个恶毒妇人马道婆,其称呼中带有“马”字标示,很是惹眼,周汝昌先生正是注意到这点,是以对雪芹为马氏遗腹子的观点提出反驳:“作书人曹雪芹不会不知道自己的生母姓什么。如若他即马氏所生,他对‘马姓女人’应当怀有敬意与个人感情——可是他却把一个靠邪术骗财害命的坏女人道婆偏偏加上了一个‘马’姓!世上能有这样的‘情理’吗?他下笔时忍心把母亲的姓给了一个最不堪的女人,在一个小说作家的心理上讲,能够这样做吗?因为,‘百家姓’的选择天地太自

由方便了。”

最后提出质疑“提出‘遗腹子’的先生女士们,不知怎样自圆己说?”^⑤

蔡义江先生也有类似的论说“《红楼梦》中写到最邪恶的妇人莫过于马道婆了。她用魇魔法差一点将宝玉、凤姐害死。而她姓马。如果雪芹是遗腹子,他的生母就是马氏。百家姓中可用的姓氏,多不胜数,为什么偏要选用他亲生母亲的姓来称这个道婆呢?这在情理上说得通吗?”^⑥

这种思路客观地来看,应该是可取的,是将作品与作者综合考量的大胆尝试,学者们在其他明清小说研究中也贯穿了这种理念,如孙玉明先生发现《醒世姻缘传》中有一位贪财好利的媒婆“老田”,作为驳议张清吉先生关于作者西周生为丁耀亢观点的一条证据,因为丁氏的生母正姓田^⑦;再如刘勇强等先生对《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质疑乃至否定,论证方法之一就是指出小说第七、九、二十九等回中字里行间嵌入“承恩”二字的随意性,甚至与“并不光辉的八戒”相并列等^⑧;又如莫其康先生根据《封神演义》中描写了一位“非仙非圣一闲人”的陆压道人(兴化方言中“二”、“压”同音,而兴化宋元时期“顾、陆、时、陈”四大家族中,陆家又排名第二),以此作为《封神演义》作者乃陆西星的一条内证。^⑨诚如有论者所认为“这可以说是小说创作中的一个惯例了,合乎文艺心理学的一般原则”。^⑩借用《红楼梦》中的话来说就是“事虽殊,其理则一也”(《芙蓉女儿诔》句)。

由此可见,一方面,这的确是很有分量的一问,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就此避而不谈,新材料的发现固然是可遇不可求的,但“自圆其说”的可能性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相对新材料的铁证而言,因为在笔者看来,周、蔡二位论辩者的理由也不是不可以商榷的绝对准确之说。

王利器先生和周汝昌先生显然都是将“马道婆”的“马”当成“姓氏”来理解的,从而得出他们各自的结论,也即是他们论述的“事实”前提。然而我们不禁要问:马道婆一定是姓马吗?《红楼梦》一书中曹雪芹往往是在人物姓氏的设定中体现出自己独具的匠心与灵气,常常是语带多关,比如贾姓的设定,一方面是谐音“假”,一方面又体现在“贾”与“曹”这两个字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它们在形象上的酷似”^①,能使读者减少意象的联想上的周折。再回到马道婆的“马”上,它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该恶妇的姓氏,与曹颀遗孀马氏之姓相冲,诚如周汝昌先生认为的,设若雪芹真是曹颀遗腹子,那马氏自然是雪芹的生身母亲了。而根据文艺心理学的一般原理,雪芹定会唯恐避之不及的。但这一系列的论述都建立在对“马道婆”之“马”落实在“姓氏”的基础之上,即这认识在演绎推理的三段论式中就是一个“大前提”。根据相关的知识我们了解到,设若这个“大前提”是存在问题的,那逻辑展开后“结论”的可靠性就会打上很大的折扣了。换言之,此处“马道婆”之“马”假若并非姓氏之解,那质疑的力量无形中就要削弱一大半。

二

沈治钧先生素以博学广闻见长,他在李声振《百戏竹枝词》中读到一首《师婆》的竹枝词,其内容为“牛皮小鼓动花街,马子新延女道人。看罢篆烟膜拜好,阖家喜乐二郎神。”自注“女巫也,俗名‘道妈子’,又名‘神马子’。春日击牛皮小鼓,歌攘二郎神,名看香,又名喜乐,乡村最尚之。”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不小的发现,沈先生认为“在曹雪芹出生之前,师婆已经被称为‘道妈子’、‘神马子’了,或简称‘马子’。这应当就是马道婆的‘马’字之来历。”在笔

者看来,这是比较圆融周到的解释与论证。遗憾地是,沈先生此说似乎并未引起学人们的重视,更罔论对此新说进行附议补证了。笔者不揣冒昧,打算据自己掌握的一些材料并加以自己的一丁点儿心得,以发展和完善这一颇具创造性的论断,或许能对相关的红学课题的思考视域有些微拓展助益。

“道婆”这一行业属性不难准确把握,《醒世姻缘传》里有侯道婆和张道婆,《狄公案》里有王道婆,《续济公传》里有李道婆,《古今情海》里有蓝道婆;毛祥麟《对山馀墨》里有位黄道婆;释晓莹《罗湖野录》里有位俞道婆,《五灯会元》里有位陈道婆,这些道婆形象大都不出“三姑六婆”之列,《红楼梦》中的“马道婆”自然也不例外,但曹雪芹的高明之处正在于通过“马”的标示帮助我们理解“道婆”的确切内涵。

与“马道婆”类似的,在《水浒传》、《金瓶梅词话》等通俗小说中出现的“王婆”形象,就有“马泊六”、“马八六”、“马伯六”、“马百六”等说法。由此可见,马道婆根本不姓马,马只是刚好合上“道婆”二字,它本是“神马子”的缩略,以表面的“本姓”暗示其深层的“本性”。另外书中倒真有两位姓马的人物,为马魁和马尚父子^⑫,作者设计这两个人也是附上“寓十二支”的艺术手法的。书中也还有一些名句俗谚带有“马”字,如“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第六回)、“没笼头的马”(第八回)、“宋徽宗的鹰、赵子昂的马,都是好画儿”(第四十六回)、“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第六十六回)、“拼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第六十八回),马与道婆的关系并不是姓与名的关系,而恰恰像是名与字的关系,互相补充,密切关合。这种方法也历来为作家所熟用,如金庸武侠巨著《天龙八部》中的康广龄,康取自“嵇康”之康,广龄取自《广陵散》这部名曲,而《广陵散》正是嵇

康临终前的绝唱;再如《倚天屠龙记》中的王难姑,她的名字取自于古代王好古所著的《此事难知》,这两则例证和马道婆的命名一样都是体现姓与名互补的内涵,正表现出“名、字相协”的异曲同工之妙。正如沈先生所言“现在由竹枝词了解到马道婆其实并不姓马,那么我们便可以解除对作者不敬母姓的怀疑了。”

白维国先生说“‘马’不单指妓女,在江湖黑话中凡妇女皆可称‘马’。”^⑬这是不太准确的,因为“马”有时也有代表男性之意,比如“马子”就是男巫的一种。李绿园《歧路灯》第四十七回有“郑大嫂道‘是上年天旱,槐树庄播了一个马子,说是猴爷,祈了一坛清风细雨,如今施金神药,普救万人。’”栾星注“马子,觊的一种,豫俗称马子。”可以为证(按:在古汉语中“觊”为男巫,“巫”为女巫,区分细致)。故而白先生此论应该予以细部地“微调”,以“马”在多数情况下表示“女性”来论述较为稳妥。

我们注意到了“马”的特殊性,即它在多数情况下,是影指女性的,如“马生”、“马客”为“妇人”意,“苍马”为“老妇”,“寡马”为“寡妇”,“马达”、“马马”为“女流氓”,“马儿”、“马上诉”为“妓女”,“青马”为“青年妓女”,“马娘”为“老鸨”,“拉马”为“媒婆”,“马布”为“妇女用的卫生带”,“马甲”为“女人的西式外衣”,这些在在显示出“马”有表示女性的用法即傅憎享先生所说的“雌儿之义”^⑭,且大半情况下都倾向于不好的一面,故而“马道婆”之“马”是她作为一名恶毒女性的标示,而不能以“姓氏”视之,“马”表明了她的身份——道婆,表示了她的性别——女,表现了她本性——狠毒。这正好与上面举证分析的“马”的意象中的三个方面若符契之合,故而曹雪芹对“马”字的选定充分照顾到了对该角色的多方面的定位,体现了巨大的艺术匠心。

言及于此,不由得让人联想到金庸武侠巨著《天龙八部》中一位带有“马”字标示的恶毒妇人马夫人,其“马”固然是依从其夫“马大元”之姓,但未必不是金庸将“马”的这几项为人忽略的内涵赋予该角色,从而呈现出巨大的艺术涵容量^⑮——这一点倒也可以作为加深理解“马道婆”之“马”其蕴义的参助。

其实,类似“马道婆”这样,不能理解为姓马之道婆的,我还举出一例。即汉族民间信仰中长着三只眼的神祇的“马王爷”,也不能望文生义为“姓马的王爷”。传说中他乃“西汉大臣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太子,字翁叔,武帝时从昆邪王归汉,任马监。武帝奇其状貌,拜为侍中,在帝左右,目不忤视”。^⑯这很有对比参考意义,故而我认为“马道婆”也应该作类似理解,不能将之解读为姓“马”的“道婆”。

三

蔡义江先生说“我不认为雪芹是曹颀遗腹子的理由是多方面的:与敦诚说的年寿不合,下面说的主要是这一点,此其一;凡涉及雪芹名字号的史料,从未见有人提及‘天祐’二字,此其二;《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说天祐‘官州同’,《八旗满州氏族画谱》说他‘现任州同’。州同,为知州(州的行政长官)的佐官,分掌粮务、水利、海防、管河诸职。没有可信史料能证明‘风尘碌碌,一事无成’的曹雪芹做过官,他也不像做过这样的官的人,此其三;脂评雪芹有‘弟棠村’,又是‘曾经严父之训者’,不像是遗腹子,此其四;也还有别的理由。”^⑰对于“别的理由”,蔡先生在其他论文和论著又有了几则补充。^⑱对此笔者与蔡先生站在同一营垒中,然而在否定雪芹为马氏遗腹子“别的理由”中,马道婆为宝玉的寄名干娘这样惹眼的文本信息是不能包含其间

的,这应该是要予以一分为二看待的。总而言之,笔者是与蔡先生对于“芹系谁子”问题的判定以及对应的倾向是基本一致的,但是就书中出现“马道婆”这一角色的客观事实来质疑曹雪芹为马氏遗腹子的旁证在笔者看来还是显得薄弱一些。

客观地讲,就当前没有更为翔实可靠的材料被挖掘出来的情况下,曹颀、曹頔作为雪芹之父的“不三人选”^①,各有所恃又各有所失的正反两方面论据都是比较明显的,否则“芹系谁子”也就不会成为红学研究中的“三大死结”之一了。^②“只好两说并存”的处理方案既是无奈的又是相对保险的,故而各位学人在申明自己对于这一问题的学术观点的时候只得以“倾向性”来表示了。

注释

- ① 梁归智评校《红楼梦》,三晋出版社2012年版,第207页。
- ② 王利器《马氏遗腹子·曹天佑·曹霭》,《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4辑。
- ③ 高阳《红楼一家言》,三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61页。另吴营洲先生在作“周汝昌红学批判”时也引了高阳的这段话,且同样持“索隐”的批评意见。见吴营洲《周汝昌红学批判》,《红楼梦研究辑刊》2012年第五辑,第50页。
- ④ 关于书中宝玉母亲的姓氏“王”的取义内涵,前贤中有学者认为是“作者信手拈来,喻她为西王母”,因为王夫人生于三月初一,这个日子正处在“蟠桃庙会”之中。见杜景华《〈红楼梦〉人物生辰补谈》,《红楼梦学刊》1995年第3辑。时彦中有学者认为是“表露元妃的原型即密妃”,因为“密妃之父王国正,恰为小说中元妃之母姓(王夫人)与父名(贾政之‘政’与‘正’同音)的合体。”见黄一农《〈红楼梦〉

- 中“借省亲事写南巡”新考》，《中国文化研究》2013 年冬之卷；黄一农《二重奏：红学与清史的对话》，国立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11 页。
- ⑤ 周汝昌《红楼夺目红》，作家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24—325 页。
- ⑥ 蔡义江《红楼梦答客问》，龙门书局 2013 年版，第 58 页。
- ⑦ 孙玉明《〈醒世姻缘传〉作者“丁耀亢说”驳议》，《明清小说研究》1994 年第 2 期。孙先生在研读《红楼梦》时也发现了类似的“矛盾”，如“根据史料，曹雪芹应该有一个叔父辈的人名叫珍儿，但《红楼梦》中却又出现了一个败德丧伦的衣冠禽兽贾珍”和“曹玺的嫡配姓孙，《红楼梦》中却又出现了一个十分不堪的人物孙绍祖”，详见孙玉明《曹公史料矛盾多——纪念曹雪芹逝世 250 周年兼与蔡义江先生商榷》，《人民政协报》2013 年 9 月 9 日，C03 版。
- ⑧ 参看刘勇强《奇特的精神漫游——〈西游记〉新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2 年版，第 263 页。
- ⑨ 莫其康《陆西星著〈封神演义〉之内证》，《明清小说研究》2011 年第 3 期。
- ⑩ 沈治钧《听唱竹枝看红楼——为祝贺〈红楼梦学刊〉百辑之禧而作》，《红楼梦学刊》2004 年第 1 辑。以下所引注文除另注外，具出自该文。
- ⑪ 夏薇《梦·醒·三国：明清小说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68 页。
- ⑫ 另五十一回中薛宝琴《交趾怀古》有句“马援自是功劳大”，其中的“马援”为汉代名将，属真实的历史人物，不计入此列。
- ⑬ 白维国《〈金瓶梅词话〉的若干语词》，《语言研究》1988 年第 2 期。
- ⑭ 傅憎享《金瓶梅隐语揭秘》，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4 页。
- ⑮ 在金庸原著中丐帮副帮主马大元配偶之姓氏，前后颇不统一，其初次出场时自称“马门温氏”，应该是姓“温”，但后

来在秦红棉、阮星竹、段正淳等人的口中却表明其姓“康”，应该是成书过程中留下的错漏。见陈墨《浪漫之旅：金庸小说神游》，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80—281页。但这并不影响到她“马夫人”的称呼，我想金庸还是想着强调其中的“马”字。

- ①⑥ 叶大兵、乌丙安《中国风俗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692页。
- ①⑦ 蔡义江《挽诗中说年寿能否举成数——与沈治钧先生讨论曹雪芹享年》，《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1辑。
- ①⑧ 论文中补充的论证如蔡先生根据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初七曹頫代母呈折的相关内容，认为“康熙甚关心曹颀是否有嗣问题。此折中頫也提及其兄生前蒙天恩赐银事，却无只字说到颀有嗣与否，以后也绝无回奏。可知马氏若顺利分娩，生下的也只能是个女婴，而绝非遗腹子。”见蔡义江《曹雪芹卒年甲申享年四十重议——纪念曹雪芹逝世250周年》，《中国文化研究》2013年冬之卷。论著中补充的论证正是笔者在正文中援引蔡著《红楼答客问》中的相关内容。
- ①⑨ 此处当然是针对传统说法而言的，近来已有学者作出最新研究，谓雪芹生父乃曹寅长子曹颜，具体可参看张书才《曹雪芹生父新考》，《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5辑。
- ②⑩ 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20页。

（本文作者：华东交通大学理工学院；邮编：330100）